

◇流年碎影◇

在安庆诞生的抗战名曲

吴悦 文/图

14年抗战期间,爱国文艺工作者创作了大量唤起民族觉醒、激励全民抗战的优秀歌曲,无数中国人在这些歌曲的激励下坚定了必胜的信念,无数爱国青年唱着这些歌曲走上了抗日救亡的革命道路。

1937年冬,诗人鲁藜和作曲家杜矢甲在安庆不期而遇,一首名为《淮河船夫曲》的抗战名曲自此从安庆唱响至华夏大地。

鲁藜(1914—1999),原名许图地,福建同安人。童年时代随父母侨居越南,生活困苦。1932年回国,考入集美乡村师范实验学校。1936年参加左联,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37年春,鲁藜奉调来到安徽,在蚌埠省立第三民众教育馆担任指导员。同年11月上海沦陷后,他又受党组织委派,转到位于安庆的安徽省立第一民众教育馆,主要负责组织、指导抗日救亡活动,兼任《皖江日报》副刊编辑,发表了很多优秀的诗歌和散文。当时,省立安徽大学教授兼总务长胡子穆的夫人舒德进在安庆组建了一支“抗日歌咏队”,常在街头演出活报剧及演唱抗日歌曲,也聘请他担任艺术指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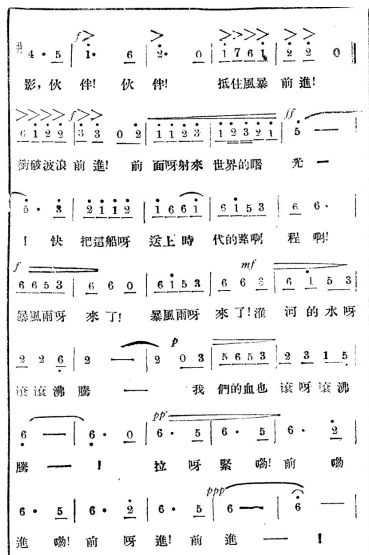
1937年冬,面对日益严峻的抗战局势,鲁藜根据在蚌埠工作时见到的淮河船夫拉纤的场景,创作了一首名为《淮河船夫曲》的歌词:

暴风雨来了,
暴风雨来了,
淮河的水啊滚滚沸腾,
我们的血也滚滚沸腾。
拉呀紧哟!
拉呀紧哟!



1938年1月《战歌》杂志刊登的《淮河船夫曲》

一步拼一回命,
一步拼一回命!
太阳啊埋入乌云里,
田野呀罩上了阴影。
伙伴,伙伴,
抵住风暴前进!
冲破波浪前进!
前面呀射来世界的曙光,
快把这船呀送上时代的路程啊!
暴风雨来了,
暴风雨来了,
淮河的水啊滚滚沸腾,
我们的血也滚滚沸腾。
拉呀紧哟! 前哟进哟! 前呀进! 前进!
就在《淮河船夫曲》这首歌词完成之时,就读于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



校的杜矢甲在风起云涌的抗日热潮的感召下,提前结束了学业,随同“上海《大公报》读者会”宣传队来安庆开展抗日宣传工作。

杜矢甲乘船沿长江逆水而上,一路上见到的都是流离失所、苦难深重的同胞,心中满是悲愤和焦灼。因此,当他读到鲁藜的这首歌词时,立即被其所表现的中国人民在危难时刻同仇敌忾、不屈不挠的昂扬气概所打动,当晚就为歌词谱了曲,写成了一首沉雄有力的男低音独唱歌曲《淮河船夫曲》,这也是杜矢甲青年时代创作的第一首歌曲。第二天,在省立安徽大学的大礼堂里,杜矢甲用雄浑的男低音首次演唱了这首歌曲。歌曲很快就在各大

中学校流传开来,不久就传遍了安庆城。此后,杜矢甲又先后在武汉、长沙、西安、延安等地的巡演活动中演唱了这首歌,很快就使其成为广泛传唱的抗战名曲。

著名音乐家夏之秋听了这首歌,十分欣赏,推荐给了《战歌》杂志的主编刘雪庵,后者将其刊载于1938年1月《战歌》一卷五期,其它刊物纷纷转载。

1938年夏,这首歌曲还得到了著名音乐家冼星海的肯定。冼星海说:“歌曲的曲调与歌词配合得很自然,旋律流畅,曲式结构单纯、完整。”他认为“《淮河船夫曲》是一首优秀的歌曲,有中国气派和时代感,音调来自民族音乐并有所创新。”

1938年秋,鲁藜到达延安,此后先后发表了著名的《延安组诗》和《延安散歌》,成为解放区的著名诗人和“七月派”代表诗人之一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先后担任天津市文学工作者协会主席、中国作协天津分会副主席等。著有诗集《醒来的时候》《时间的歌》《天青集》等。

杜矢甲也于1938年来到延安,在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任声乐教员。1980年后任中央民族学院文艺研究所副所长。

在延安时期,鲁藜与杜矢甲又共同创作了《青山青》《拿起我们的红缨枪》两首歌曲。抗日战争胜利以后,鲁藜受中央派遣,返回闽越赣区党委工作。临行前,他将自己收藏的一块心形奇石送给杜矢甲,后者请一位鲁艺木刻家在心形石上刻了五个字:“暴风雨来了。”这是他们首次在安庆合作的《淮河船夫曲》中的歌词。

◇生活小记◇

寻芳之旅

潘淑生

1980年高考中我们几位一同考入空军第一航空机务专科学校(现更名为空军工程大学)的安庆一中同学,相约“八一”,携妻重返坐落于河南信阳市的母校。这是我们40年后第一次返校。为方便联络,有同学自荐群主,建了一个微信群,取名“寻芳之旅”。夫人们在群里起哄,此行你们这是要寻觅“长得好看又善良的”小芳姑娘呀!群主忙解释,此意是我们去找寻逝去的芳华……芳华就像纯情浪漫的一首诗,年轻时读不懂,今天当我们读懂时,已不再年少。旅途中大家热议起电影《芳华》,说是严歌苓最具有个人自传色彩的小说。我们几位同学加战友也和作家一样,有着相仿的军旅经历,有着自己美好的青春芳华。

战友中的一位老部下陈处长尚在校任职,经其协调我们幸运地步入校园,并在他陪同下参观。踏进校园,岁月已将藏在我们记忆深处的教学楼和宿舍楼装点得瑰丽多姿,虽有变化,但总体格

局未变,尤其是当年我们这些新学员栽下的水杉树高大挺拔,依旧静默地守候在房前楼后。大家欣喜地找寻着曾经熟知的场所和角落,宛如回到了从前的时光。一列喊着铿锵口号的飒爽队伍,迈着整齐的步伐从身旁如风般走过,我们顿时心潮澎湃,仿佛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模样……

漫步在教学楼前,漫步于林荫大道,沉浸于军旗广场,战友们不时地向各自的家属炫耀起当年自己曾经的过往,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忽然一位战友说“老潘妈妈来过学校”,从未与我母亲谋面的妻子应声接道:“她妈妈就一个儿子,肯定是思儿心切……”不经意的一句话,一下子击中了我心中敏感脆弱的泪腺,我的眼眶顿时潮湿了。那时部队院校两年才放一次寒假,母亲乘船坐车辗转来校探视,这是她第一次离开家乡土地,也是她一生唯一一次出远门。我毕业的那年,母亲50岁,生命就划上了句号。来到当年

陪母亲走过的篮球场地,我突然感到母亲没有走远,一路随我而来。今天,我重走这校园的路,仿佛也在找寻母亲的足迹。

来到镶嵌着“空军工程大学”的校门处,同学们提议合影留念。由于是军事禁区,哨兵不允,陪同的陈处长也无可奈何。这时迎面走来一位穿着土黄色部队衬衫的老军人,主动与我们点头微笑,并说从说远处看见我们就有似曾相识的感觉。群主抢答我们是1980级20期的老校友。老军人听罢有点兴奋,说自己也是20期军械专业的学员,是邻班的同期同学,姓沈,1980年高考从江苏东台县考入,毕业后留校任教。我们谈起了共同熟悉的同学和一位刚刚离世的老师,刹时泪水盈眶。经沈同学与哨兵斡旋,我们站在镜头和大门的中央,如愿成为学校景色的一部分。40年过去了,与沈同学的偶遇,同学们都感到难能可贵。大家感叹世间所有的相遇,都是缘分,都是值得铭记的久别重逢。

晚上,落户信阳市的军校同学,为我们一行在酒店接风。这是当年我们参加信阳市南湾水库建设所在地,昔日是荒芜的库区,如今已成为4A级南湖风景区,游人如织,沿湖而建的信阳特色街镇是一道风景线,夜幕下一道闪烁的彩虹、灯光营造出的氛围很美,身穿五彩缤纷的人影更美,崭新的信阳在灯火中流光溢彩,旧时的街巷成为我们恒久的记忆。晚宴上,回忆成了主题,说着往事,大家的眼里是幸福的泪水。酒过三巡,一位多情的同学却道出了30多年前校园毕业季的一段“秘密情感”。一桌人十分惊讶:这位平时不苟言笑的战友,竟然“隐藏”得如此之深!一阵欢愉的笑声,其妻也跟着调侃。是呀!在那个物质匮乏、精神丰富的纯真时代,谁的心中没有一个真情故事呢!

我们在故地流连忘返,我们在青春的记忆里感叹、伤怀,那是一段远久的记忆,那也是一段幸福难忘的时光。